

## 第十章 青浦鄉下的女孩

充滿熱意的烏雲爬滿青浦縣城上空，有氣無力的南風假惺惺地撫慰著一臉愁苦的大地。硝煙的硫磺味彌漫游蕩，擠走空氣養份，使本該清鮮的夏日早晨，變得窒息悶人。柳樹，葉子邊緣焦黃，樞著瘦弱的身軀，和枯萎的草叢一道站在干裂的蜿蜒河邊。淺薄的河水浮在骯臟的河床上，難以展現波光澤紋，更沒有給空氣帶來絲毫濕潤。幾隻被連夜的槍炮聲嚇懵的麻雀，羽毛暗晦，瘦骨棱丁，悄然無聲，停在柳樹枝上，怯生生地望著被炮火烤灼的世界。

不久以前，這裡還是江南數一數二的魚米之鄉：春天，遍地縱橫的水稻田裡，水牛優然自如地拉犁耕耘，在倒映出藍天白雲的水面上劃出漣漪，粉紅色的野花像剪碎的彩紙洒滿翠綠的田埂小徑；夏天，辛勤的農夫踏著水車木輪，將混濁的河水經過人工開挖的溝渠，嘩嘩灌入稻穗長得昂首挺胸的田野，野鴨揮動白色的翅膀一頭扎下，用嘴擒住小魚小蝦，濺起水花陣陣；秋天，收割后的稻穀，成擔成擔堆成金黃的小山，運往打谷場，成群結隊的麻雀爭食掉落的稻殼，遍地撒歡；冬天，飽食后的水牛懶洋洋地躺在草料槽邊，透過貼好對聯的半開的農宅木門，瞧看平日早起摸黑勞作的農夫，臉色喝得通紅，吸著水煙，磕著瓜子，圍成一圈，吆喝，詛咒，嘻笑，打牌賭錢。

現在，在這同一片土地上，隻有燒成焦黑的破垣殘牆，炸斷的樹杆，遍布彈坑的稻田，被拉炮軍車輾過後壓成粘乎乎污泥的田埂，丟棄的軍服軍旗軍鼓軍號，缺柄少把的武器，不知躲避被槍彈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軍人的屍體，以及傷得不能動彈，隻好和屍體躺在一起的傷兵，在悶熱的空氣裡呻吟，忍受煎熬。俯視這一切的青浦縣城城樓上，挺拔的旗杆，黑乎乎地挂著兩具洋人軍官和一具華人的屍體，

長毛在常勝軍攻下城樓前把他們點了天燈。

常勝軍總指揮華爾，在英國駐華海軍最高司令賀伯海軍上將的軍火支援，和上海華洋商界的金錢資助下，聽取戈登上尉的建議，把常勝軍改編成由洋人當軍官，菲律賓人當士官，華人當士兵的混合隊伍。從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時間裡，擴充到4500余人，配備能擊中800碼外目標的步槍，32磅炮彈的前膛野戰炮，淺水炮艇，和武裝平底船，從1862年1月開始，在東起距離上海租界僅10華裡的法華，虹橋，徐家匯等處，西到七寶，南翔，嘉定，青浦，歷經9個月，與長毛展開驚心動魄的周旋。常勝軍的長處是，用近代炮兵的測量法，精確轟擊長毛的隱蔽陣地，並用炮艇淺船在水網密布的地區靈活地運送人員物資；長毛的長處是，訓練有素的馬隊配合擅長使用刀矛等冷器的步兵，利用低姿匍匐，土工作業，避開正面戰場炮火，繞道側面發出致命的打擊。雙方像兩條巨大的蟒蛇，糾纏在一起，張開血口大盆，露出利牙，咬向對方的要害。5月6日，常勝軍收復青浦縣城；6月9日，長毛奪回青浦縣城；8月7日，華爾親自率領常勝軍回到青浦縣城下，指揮“海生”號上的巨型大炮轟擊城樓；8月8日，華爾調松江500名常勝軍增援攻城；8月9日，常勝軍和安徽辮子兵合力夜襲；8月10日中午，常勝軍的水陸炮火轟塌城垛10余處，第二次收復青浦縣城。

殘酷的戰爭進行了四天三夜，千百條生命斷送在城裡城外。

城破之日，也就是搶劫開始之時。常勝軍在進入青浦城的第二天，開始了慣常的狂歡。搶劫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地方開始，由什麼人帶頭開始，任何人都說不清楚。帶隊的軍官說不清楚，沖在最前面的士兵說不清楚，被搶的老百姓更說不清楚。隔天的《北華捷報》這麼報道常勝軍的搶劫詳情：“翻箱倒櫃，一旦發現珠寶，金銀，和財帛，軍官和士兵便均分之。在一件藍衣裡找到了一千六百多元，一隊軍人便把這筆錢分了，每人分得一百多元。他們還搶了金手鐲，金手環，又聽到發現了長毛的寶庫，箱內藏有八千元，他們見獵心喜，不得不丟掉一些東西，以減輕口袋的負擔。”在規規矩矩的和平年代，搶劫是不道德的犯法行為，輕則坐牢，重則殺頭。長毛叛亂中止了和平年代的道德邏輯，於

是搶劫成了打仗之后的一道點心，好比辛勤勞動過後必須飽吃一餐補充體力。對社會講，打仗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和平；對個人講，打仗的目的就是填飽荷包，和商人經商，農人務農的目的的一樣。不同的是，打仗后的搶劫是強者的狂歡與弱者的恐慌的眩暈組合。搶人者像闖進肉鋪的的食肉獸，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搶者像被追逐的小動物，竭盡全力，東躲西藏，最后多半難逃魔爪。一旦被搶，必須當場恭順合作，稍有抗拒，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如果說，活人被搶是不幸的話，更造孽的情形是，有時候是死人被搶。

在一處被大炮轟塌的城牆處，城牆的缺口被形成坡度的磚瓦和橫七豎八的屍體幾乎填滿。屍體裡有攻入缺口時倒斃的常勝軍官兵，防守缺口時戰死的長毛，和被長毛從別處移來當作工事疊在一起堵缺口的屍體。死人的臉泔牙咧嘴，經過整天整夜暴露在高溫下，一個個蠟黃，浮腫，扭歪的軀體和折斷的四肢白骨畢露，傷痕累累，粘著厚糊糊的膿和血，發出難聞的氣味。就在這熏臭的空氣裡，幾個活人在屍體堆裡走動，腳下踩著凝固的血灘發出嚓嚓聲。他們不是常勝軍的醫護人員，不是倖存的長毛，不是死者的家屬。他們是到戰場上來搶劫屍體財物的劫尸者。在森林裡，當雄獅猛虎咬死獵物，飽餐一頓，揚長離開后，豺狗會一擁而至，啃盡骨架上的剩肉。在湖邊，禿鷹盤旋在抓食鮭魚的大熊上空，等待大熊嚼完魚胸，扔掉魚身的那一瞬間，高速飛下，含走吃剩的魚尾。戰場的劫尸者就是人類的豺狗或禿鷹，他們不出力奪取獵物，卻分享獵物的殘余。

為首的劫尸者是一個瘸子，用布蒙住鼻子以下的臉部，擋住臭味，卻遮不住他滿臉的汗膩和骨溜溜向四處打轉的眼神。他的身后跟著一個右手中指缺一節的蒙臉人，和一個熱得不穿上衣，卷起褲腿，一臉蠻橫的孩子。從1860年算起，瘸子已經第四次來到青浦城外，對他來講，無論誰輸誰贏，隻要是打仗，就會死人，隻要有死人，他就會不辭辛苦，到戰場的死人堆裡來掏寶。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瘸子的收獲越來越豐富，到達了他一人單獨干不了的地步。於是，他約上缺手指節的人和那個孩子，跟他一起來戰場收貨，收入跟他們四六分賬。

他讓孩子把看上去還可以使用的水壺，軍號，皮腰帶，統統放入孩子背上的大皮口袋，步槍短槍讓缺中節手指的蒙臉人扛起來，自己熟練地彎下身去搜掏每一個死人的口袋。他特別感興趣的是常勝軍中那些死去的菲律賓士官。這些皮膚黝黑的東南亞人，憑籍流利的英語，月薪150美元。他們的家眷在菲律賓，平時吃住都在軍營，所以荷包殷實得很。瘸子腳下的這個菲律賓士官，臉朝下躺著，瘸子把他翻過身來，發現他還活著。

“Water(水)。。。 ” 菲律賓士官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他的雙眼皮的大眼睛，祈求地望著瘸子。他的雙臂炸斷，雙腿炸傷，無法自己翻身。

瘸子根本聽不懂英文，他此時此刻的興趣，完全著落在菲律賓士官胸前挂著的那副手工精細的金質十字架上。他伸出手去扯十字架，被菲律賓士官彎起炸剩的臂骨，護住胸前。瘸子罵了一聲，用力去拉開士官合抱的雙臂骨，沒有成功，自己卻雙手染滿發黑的污血。孩子不再袖手旁觀，從皮口袋裡掏出一條寬寬的軍用皮帶，捲起皮帶，向士官的臉抽去。菲律賓士官痛苦地扭歪著臉，嘴裡嗷嗷哀叫，承受臉上的抽打，但是仍然沒有鬆開雙臂。缺中指手節的蒙面人若無其事地看著他們，好像他們在抽打一頭不聽使喚的耕牛。

“Stop(住手)！”

三個劫尸者聞聲轉過身來，他們聽不懂英文，但是都立刻明白Stop的意思，因為他們看到一個洋人站在城牆缺口的瓦礫斜坡底部，舉槍對著他們。

拿槍的洋人頭戴水兵帽，骨骼粗壯，濃密的胸毛從海魂衫的領口處露出，白色的帆布褲管沾滿機器油污。滿是灰塵，濃毛烏嘴的臉上，深陷在眼眶裡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腰插短刀，肩佩水壺，肌肉發達的手臂端著一支.577恩菲爾德步槍。他是常勝軍“海生”號炮艦上的水手長，去年被儀和洋行商船“玫瑰號”開除的愛爾蘭人艾倫。

艾倫因購買偷來的生絲贓物被沃爾夫船長開除后，船長念他事先並不知道生絲的來路，生絲被巡捕房沒收后，連回國的盤纏都沒有著落，便介紹他去儀和洋行的碼頭當修船工人。他在這份薪水減半的碼頭工作上干了半年，直到常勝軍大招水兵，才回到船上，在常勝軍

裡恢復水手生涯。他的豐富船上經驗和因為格外珍惜失而復得機遇造成的賣力態度，使他很快景升為高階士官的水手長。昨天，在“海生”號對青浦縣城通宵達旦的炮擊停息后，艾倫睡了一個透覺。醒來后，他聽說縣城裡要開拍賣會，拍賣戰利品，很感興趣，決定進城。在路過城牆缺口時，碰上了剛才打劫受傷菲律賓士官的一幕。

艾倫端著槍走上疊滿尸體的瓦礫斜坡，認出菲律賓士官是四天前“海生”號運來的攻城突擊隊員。他的身上，從胸前到四肢，干結成塊的血污鋪滿軍服打爛的地方，綻開的殷紅皮肉下露出白森森的骨頭，臉上淌著剛被皮帶抽出的鮮血，臉部肌肉正在不可控制地抽動。看到艾倫的出現，他的滿目恐懼被欣喜取代。

“Water。。。 ”他喃喃出聲。

艾倫一手拿槍，一手解下水壺蓋子，將水壺塞入士官龜裂的嘴唇。士官貪婪地大口大口吞下水壺裡的白蘭地，臉頰泛出紅潤。然后，知足地嘆了一口氣。

三個劫尸者正想悄悄離開，被艾倫用槍擋住。

艾倫用手指了指躺著的士官，又指了指城裡，示意要他們幫忙把他抬進城去。瘸子恭順地點點頭，隔著蒙住的臉，可以感覺到假惺惺的笑臉，他和缺手指節的蒙面人，一個拉雙肩，一個搬大腿，抬起士官，痛得士官哇哇直叫。艾倫馬上要他們放下士官。

這個地方，四周找不到擔架，怎麼抬走士官呢？艾倫盯著孩子背上的大皮袋，有了主意。他讓孩子嘩啦啦倒空大皮袋裡的東西，然后拔出鋒利的腰刀，將皮口袋從兩個方向割出“L”形的口子，展開成一張大皮被。三個劫尸者看懂了皮被的用途，在艾倫的指點下，把菲律賓士官放到皮被的中央，然后連艾倫在內，四個人每人抓住皮被的一角，抬起士官，走下瓦礫斜坡。孩子邊走邊回頭看那些扔掉的東西，敢怒不敢言，因為艾倫走在皮被的右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著槍。走到坡下的時候，由於天氣太熱，三個劫尸者拉下蒙臉布，艾倫認出他們是一年前在虹口賣生絲贓物的潘四家看到的收貨人，而那個孩子就是自己在泥濘的街道跌倒時偷走自己錢包的扒手。劫尸者也已認出艾倫這個潘四先生的愛爾

蘭客人，盡管雙方因為語言的障礙，都沒有說破，但是敵意已大為減少，默默地繞著城牆，向最近的城門口走去。

根據華爾與“中外會放局”的事先約定，城破之后，青浦城歸常勝軍駐守。炮火熏黑的城門口架著神氣的前膛野戰炮，一隊常勝軍士兵，三三兩兩正在城門洞口內外閑晃。常勝軍是一支作戰勇敢，紀律卻異常鬆懈的軍隊，下了戰場就像無管教的頑童，要麼惹事生非，為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拳腳相向，要麼無精打採，玩忽職守。看到艾倫一行來到城門口，居然無人上前盤問。

“弟兄們，救護隊在什麼地方？”艾倫問一群坐在地上抽細長煙管的印度錫克族士兵，他們陰沉著臉，正在為沒能參加搶劫發勞騷。

”你是哪個單位的？“

”‘海生號’炮艦水手長。“

”你去問龍王爺好了，“一個印度士兵說罷，和其他印度士兵狂笑起來。顯然，他們覺得艾倫不是軍官，可以怠慢。

”再問一遍，救護隊在什麼地方？“艾倫用步槍頂住這個印度兵的大包頭軍帽。其他印度士兵騰起身，舉起武器瞄準艾倫。

”不許吵！“城門洞裡冒出另一個菲律賓士官。

”這位士官傷勢嚴重，必須馬上送救護隊。“艾倫放下步槍，火氣不減地說。

守城門的菲律賓士官認出皮被上的傷兵是自己同胞。“跟我來！”他向艾倫四人揮手。

艾倫一行跟著他穿過城洞。

臨近城門的民房大都不是毀於炮火，便是為修補城牆拆得缺樑少柱。往裡走了一條街，跨過一條欄杆很低，不小心就會掉落水去的石橋，像樣的房屋漸漸多起來。正在搶劫的常勝軍忙進忙出，把名貴的古董，考究的衣物，沉重的箱子，堆在板車上，由隨軍或臨

時雇來的苦力推走。找不到苦力的話，他們會強迫被搶劫者當運輸工，把昨天還屬於自己的財物，運往財物新主人指定的拍賣場。青浦縣城是千年古城，不乏殷實富戶，但是經過三年來城池四次易手，除了帶著細軟逃往上海租界的聰明人外，留在城裡的有錢人，就是這樣，要麼被長毛，要麼被常勝軍和辮子兵，洗劫一空。

常勝軍的救護隊和拍賣場設在同一棟灰磚青瓦的江南大宅子裡，因為此處是全城屢遭兵革后碩果僅剩的大宅子。它是前大清刑部右侍郎王詠的私宅，前後七進，一東一西兩個大花園，上下一色水磨磚，看上去古雅莊嚴。從門窗到頂梁，無木不刻，無磚不雕。沿著青條石拼成的路基，艾倫一行抬著重傷的菲律賓士官穿過柱式迴廊。迴廊兩邊，用弧形木條筑起欄杆，可憑欄閑坐的寬木板上粘著長毛馬隊留下的新鮮馬糞；迴廊外，小院子裡扔著從砸碎的瓷花缸裡拋出來的名貴花卉，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上躺著常勝軍搶劫到手后又覺得不值錢而丟棄的衣物。汗流浹背的常勝軍官兵們，扛著剛到手的劫物，興高彩烈，笑鬧喧嘩，在劫后殘破裡四處奔走，震得水磨磚地嘖嘖作響。

救護隊摹仿克裡米亞戰爭中建立的戰地護理制度，在西花園裡搭了四個潔白的帳篷，其中三個帳篷是傷員的野戰病房，一個帳篷是手術室。根據戰地護理事業的開山鼻祖英國護士南丁格爾在克裡米亞軍事檔案的分析，戰場上士兵死亡的很大原因是受傷之后，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所以從克裡米亞戰爭中期開始，西方各國軍隊紛紛在戰場建立野戰醫院。常勝軍在青浦開戰前，特地從租界請來外科醫生伯頓當戰地野戰醫院院長。這位來自香港的醫學博士，白大褂上滿是傷員的血污，不顧炎熱，臉上戴著大口罩，露出兩隻因通宵未睡布滿血絲的眼睛，命令戴著同樣大口罩的華人助手把艾倫送來的傷員，放到手術台上等待檢查，然後揮揮手讓艾倫離去。

愛爾蘭水手依樣揮手讓瘸子他們離去，后者東張西望，不懷好意地觀察手術室裡的一切器械。看在瘸子他們一路將受傷士官抬到救護隊的份上，艾倫不想追究打劫死人傷員的事。艾倫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他是一個不斤斤計較的人，一個不需暗中提防的人。他的

心思現在投向東花園的拍賣場。

常勝軍的骨干是轉戰世界的雇佣軍人。自從常勝軍在上海周邊開始攻城略地以後，軍中骨干就嘗試引進各種雇佣軍的理財制度，其中包括建立拍賣場，拍賣戰利品。戰利品的來源是常勝軍官兵從搶來的東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運回家鄉，或是看似值錢但新主人不懂欣賞的物件，送到拍賣場上，套現換錢。拍賣場的出席者是常勝軍官兵，隨軍的各種華人服務人員，和辮子軍的軍官。

總指揮華爾來到拍賣會現場，他像慣常那樣，頭戴三面遮陽的兜帽，身穿熱帶居民寬鬆的藍嗶嘰上衣，沒有著軍服或佩帶綬帶肩章，手握馬鞭，嘴裡叼著菲律賓雪茄，在兩名穿紅色緊身馬甲和燈籠褲的馬來亞士兵的護衛下，坐在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上。華爾想在今天的拍賣場上購買一件中國古董，送給上海的丈人，泰記商行的老板楊坊，所以他特地帶來隨軍的中國通事，幫他物色禮物。

整個東花園裡，數百名華洋官兵擠得嚴嚴實實，他們大都敞胸露臂，不顧彼此的汗氣和口臭，伸直脖子，踮起腳尖，踩著石塊青磚，眼裡放出亢奮的光澤，熱切地望著東花園底部的月門。這裡沒有官級高下的尊卑之分，沒有華洋人種的隔閡抵觸，隻有聽命於錢包的靈魂。月門后面連著大宅的庫房，拍賣的物件正從庫房裡一件件搬出來。月門口站著常勝軍的軍需官，他是拍賣場上的拍賣官，他的左邊站著中國通事，右邊放著一個木架子，架子的中央挂著一具碩大的銅鑼。

第一件上場的拍賣物是一套頗為別致的八仙桌椅。紫檀木的桌面邊緣和桌腳雕刻著精細的花紋，同樣木料的四張椅子的椅背上用螺殼拼成古裝仕女圖。每張仕女的臉用白玉雕成，椅子的椅臂鑲著彩玉。拍賣官命令六個苦力抬著八仙桌和椅子繞場一周，讓全場出席者近觀。然後向全場介紹這套八仙桌椅的來歷，並由通事官抑揚頓挫地照樣翻譯給在場的華人：

“弟兄們，這套桌椅是本城畫家曹知白先生家的藏物。曹先生是元朝人，所以這套桌

椅估計至少有三百年歷史。長毛宰了曹先生家的后人，桌椅落到長毛手裡。兩個月前，常勝軍第一次攻下青浦，這些東西被長毛隱藏起來。昨天，這套稀世家具被我們常勝軍在長毛的聖庫密室裡發現。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聽到”三百年歷史“，全場騷動，尤其是對來自美國的軍人來說，家具的年齡是美國國齡的三倍，保存如此完好，不可思議。提到聖庫居然還有密室，更引起軍人們種種猜測，不知是哪支幸運的隊伍，敲開密室的大門，從而按常勝軍的規矩取得了裡面財物的所有權。

”80兩銀子！”拍賣官起叫。

”100兩！”一個安徽口音的千總軍官應聲加價。

”120兩！”一個聲音在艾倫身邊響起。艾倫循聲望去，見是一個嘴巴很寬，嘴唇很薄，臉色蠟黃毫無血色的瘦子。艾倫認出，他是去年在虹口護送自己回到外灘碰見巡捕時失蹤的唐耶叔。

”150兩！”一個將要回國的美國軍官加入競爭。

“180兩！”唐耶叔繼續加價。

”300兩！”安徽千總高吼。

全場嘩然，因為按1美金合2.1兩銀子的換算，300兩銀子幾乎相當於一個常勝軍士兵一個半月的薪水，或相當於大清二品官兩個月的俸祿。這個看上去身穿六品武官服飾月薪50兩的安徽千總，荷包如此飽滿，戰爭財發大了！

“鏜。。。 ”拍賣官敲響銅鑼，結束第一件拍賣。安徽軍官成了八仙桌椅的新主人。

第二件上場的拍賣物是一對日本七寶燒花瓶。“七寶燒”是16世紀末日本慶長天皇年間，日本工匠摹仿中國“景德鎮”工藝，創制的琺瑯工藝品。與“景德鎮”燒制的花瓶最大的不同在於，“景德鎮”花瓶以陶瓷為胎，而“七寶燒”瓶以金屬為胎，表面以石英為主要原料配合其他顏料燒制而成，色彩比“景德鎮”花瓶更加鮮艷。拍賣的這對七寶燒

花瓶，胎骨輕薄，釉料細膩，醬紅色打底，墨綠的樹葉上綻開白色菊花，表面沒有絲毫凹損。拍賣官向全場介紹花瓶的來歷，由通事翻成中文：

“弟兄們，這對七寶燒花瓶是大清皇帝賜給這棟大宅的主人王侍郎的賞品。知道為什麼叫七寶燒嗎？因為它用了金，銀，琉璃，瑪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種名貴的材料燒成。看到瓶上這些白色的菊花嗎？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記。所以，估計這對花瓶是日本天皇送給大清皇帝，然後大清皇帝轉賞給王侍郎。花瓶也是在長毛的聖庫密室裡發現的！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 100兩銀子！“拍賣官起價。

” 120兩！“

” 150兩！“

。。。。。

” 250兩！“

密集的競爭叫價把拍賣價錢迅速拉高。總指揮華爾至今沒有加入叫價，因為他在富商丈人楊坊家裡看到過鑲玉石貝殼的八仙桌和日本七寶燒瓶，他不想送重複的禮物。他在等待更奇特的物件從長毛的聖庫密室裡出現。他不想使用自己的特權地位，先下手為強，越過拍賣場，直接去長毛的聖庫拿。在這方面，華爾很有紳士派頭，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有那麼多亡命之徒願意聽從他這個草莽英雄的號令。

” 鏜。。。“拍賣官再次敲響銅鑼。七寶燒瓶以350兩找到了新主人。

第三件拍賣品出場時，引起全場又一陣騷動。兩個苦力抬著一個三尺見方份量顯得很重的盒子繞著花園向全場展示。盒子是用純銀打造的，打開盒子，裡面躺著九個狀如玫瑰花瓣的紅色瓷盤，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似花芯的凹槽，凹槽裡各放銀質的刀，叉，匙，配在一起就像紅花瓣上的銀色花芯。餐具和盒子之間，墊著繡滿金線的緞子。通事在拍賣官之後用中文介紹餐具的來頭：

“弟兄們，這套餐具是長毛頭子洪秀全賞給長毛忠酋李秀成的。聽說，李秀成用這套餐具專門招待西洋朋友，所以用的不是筷子，而是刀叉匙，連盒子在內，都是純銀打造。銀子餐具是李秀成這個等級使用的。在長毛裡頭，隻有洪秀全一人可以用金質餐具。常勝軍攻下青浦時，長毛守將來不及替李秀成帶走這套餐具，我們是在長毛守城主帥的公館，也就是這棟大宅裡發現這套餐具的。大家不要錯過機會！”

全場一邊聆聽介紹，一邊對長毛高層的生活不斷唏噓。原來造反后的生活可以奢侈到這個地步，怪不得造反這麼起勁。

”500兩銀子！”拍賣官開價。

”550兩！”幾個聲音同時喊出一個價錢，其中一個聲音是唐耶叔，震得艾倫一邊的耳朵嗡嗡響。

”800兩！”華爾的通事在華爾的授意下加入。

”850兩！”又是幾個聲音喊出同一個價錢。顯然，這裡沒有人想禮讓總指揮華爾，因為人人知道華爾不介意部下在拍賣場上和他爭風。

“1000兩！”華爾親自介入喊價。

“1100兩！”仍然有人不想放棄。

“2000兩。。。！”華爾最后的“兩”字拖得很長。

全場靜了下來。大家都東張西望，尋找下一個加價者。一秒，兩秒。。。五秒過去。再也沒有加價者出現。

“鏜。。。 ”拍賣官敲響銅鑼。

”謝謝各位！”華爾站起來致謝，然後帶著護兵離開現場，留下他的通事辦理付款和運貨的各種善后。

拍賣繼續進行。

第四件拍賣品是長毛守城主將周文嘉丟下的冠冕。周文嘉的爵位是綾天豫，在長毛的

六等爵位裡排在第五等，地位不算高，所以他的冠冕是由半圓形的銅片編成，冠的正面是一個虎形裝飾物，從冠前伸到冠后，冠的兩邊貼著虎耳，虎額上鑲著一顆藍寶石。這件拍賣品以70兩銀子找到新主人。

第五件拍賣品是生漆雕花圍屏，本城元代畫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計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是一幅六開面的圍屏，每幅屏面高八尺，寬二尺，雕花用彩玉和瑪瑙拼成，講的是《西廂記》的故事。這件拍賣品以300兩銀子找到新主人。

第六件拍賣品是聖庫密室找到的一款文房四寶。硯台是玉做的，裝水的器皿由一塊磚紅色的石頭雕成，筆架是一支罕見的紅珊瑚，兩塊水晶押紙放在銀架子上。這件拍賣品以150兩找到新主人。

。 。 。 。 。

第十件拍賣品拍出后，拍賣官向大家宣佈，后面庫房裡還有很多東西，因為價錢較低，數量龐大，不可能一件件單獨拿來拍賣。請大家排隊到庫房去根據已經標好的價格，自由選購，不得退貨，這是常勝軍拍賣場的規矩。

如果說剛才的東花園人潮滿得像沒頂的水缸，那麼聽到拍賣官上述這番話后，東花園裡的人潮就像水缸打破后的水一樣，一股腦兒涌向通向庫房的月門，鐺得一下就把掛銅鑼的架子踩翻。拍賣官和他的助手又哄又罵，好不容易把人潮理順，排隊進入庫房。

王侍郎家的庫房一頭通月門，一頭通宅外的大街。這樣的佈局原先是為了方便侍郎家生活用途的物品，不必經過大宅就能直接搬運出入。拍賣場在庫房通向大街的出口處安下收款枱，讓從月門那一頭進入庫房的人潮沿著擺滿各種出賣品的長桌子，遍走遍選購，一路走完，剛好到達收款枱付錢，然後離開大宅。

擺在連綿長桌子上的出賣品大致分為四類：鴉片，綢緞，瓷器，皮貨。這些物品都是兩天裡常勝軍官兵從民間搶來后，委托拍賣場出售。每件物品都在桌上標明價格，看得出來擔任拍賣的軍需官老於此道，所以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條。

艾倫首先挑選了裝在藤籃裡的四塊完整的金花煙土。這種上好煙土，市面的價格是每塊44兩銀子，這裡的標價是每塊22兩銀子，如果不是賣給虹口潘四先生那種狠心殺價的買主，可以有穩賺一倍的利潤。然後，他挑選了一匹紫紅色和一匹銀底繡花的綢緞，準備寄給在家鄉都已到婚嫁年紀的兩個妹妹。艾倫把步槍斜背在肩，一手提著煙土藤籃，一手抓起兩匹綢緞，卻覺得表面光滑亮麗的綢緞有抓不牢的感覺。看到桌子上有一根草繩，便用草繩打成水手結，套住合攏的兩匹綢緞的兩端，穩穩地提起來，走到收款枱前。

“一共160兩銀子，”收款枱的中國通事，翻看艾倫選購的貨物後說。

“你算錯了，”愛爾蘭水手胸有成竹地指出。“四塊煙土，每塊22兩，一共88兩；兩匹綢緞，每匹18兩，一共36兩，兩項加在一起總共124兩。”

“還有這個呢？”中國通事指指草繩。

“什麼，一根草繩值36兩？！”艾倫激動地質問。

“大人，請跟我來。”中國通事做了一個手勢，把艾倫帶到五步之遠的庫門外。這裡是一個小天井，出了小天井就是大街。

小天井裡站著男女老少十幾個華人，看他們的樣子，既不像隨軍的苦力，也不像原先住在王侍郎宅子裡的家眷。他們的前額上都扎著草繩，草繩裡繞著一條絲帶。

通事把艾倫領到其中一個女孩跟前。女孩看上去不過十四五歲，身穿夏天的藍布衫長及膝蓋，短短的臉，剪著前留海，骯臟的灰塵掩蓋了原本白皙的膚色和整齊的五官，眼睛紅腫，膽怯地望著艾倫。

“大人，請看你的草繩上繞著一根綠色的絲線，對嗎？”通事從艾倫套住綢緞的草繩裡抽出一根艾倫原先沒有注意到的絲線，再和扎在女孩額頭上的草繩裡的絲帶做一個比較。“瞧，一模一樣顏色。這就是你買的貨，沒錯。”

艾倫突然明白他遇上了常勝軍裡的人販子。

“我要退貨！”

”不能退貨，這是拍賣場的規矩。”

然後，就像介紹每一件拍賣品一樣，通事向艾倫講述了女孩的來歷。她是本城方秀才的兒媳婦，方秀才因為抗拒長毛砸孔廟，被長毛點了天燈，遺體至今還掛在城樓上，她的老公被辮子兵拉去修工事，壓死了。她是自己賣自己，要換兩口棺材錢，禮葬公公和丈夫。

艾倫還想爭辯，卻看到唐耶叔也來到小天井，向中國通事耳語。

”大人，這位先生表示，如果你不要這個貨，可以轉讓給他。這樣做，拍賣場是允許的。“

不講英文的唐耶叔向艾倫示好地揮揮手裡的一大把草繩。

艾倫覺得喉嚨裡堵的很，看著女孩驚恐的臉，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我買下了，算賬吧。“艾倫掏出100元美金，交給通事。

艾倫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他不介意販賣鴉片牟利，不介意購買贓物做家人的禮物，但是他畢竟天良未泯，受不了讓一個看上去比自己妹妹還小的女孩落到唐耶叔這樣的人販子手裡。

艾倫帶著女孩走出王侍郎的大宅，他想讓女孩子回家去，但是語言不通，不知如何表達。噠噠噠的馬車聲打斷了他的思緒，一輛由兩匹健壯的英國馬拉的低輪馬車緩緩駛來，低輪馬車后跟著數輛由苦力押著的驢拉板車，板車上坐滿臟巴巴的華人兒童。為首的板車上挂著中英文招牌：”戰地華人兒童收容所“。

艾倫立刻有了主意，帶著剛買下的女孩向低輪馬車興沖沖地走去。